

НОВИКОВ-ПРИБОЙ



海上的女人

〔苏〕诺维科夫—普里бой 著 汤 鑫 译

海 上 的 女 人

[苏]诺维科夫—普里波依著

汤 真译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Novikov-Priboi

A Woman at Sea

据莫斯科外文出版社《The Sea Beckons》译出

海上的女人

〔苏〕诺维科夫—普里波依 著
汤 真 译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(南昌百花洲3号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昌市印刷九厂印刷

开本 $787 \times 1092^{1/32}$ 印张 $10^{1/2}$ 字数20.6万
1979年8月第1版 1981年4月江西第2次印刷
印数:50,001—70,000

统一书号: 10110·112 定价: 0.73元

内 容 提 要

诺维科夫—普里波依是苏维埃老一代的作家，著名的海洋小说家。本书共收他十月革命前后写的三个中篇小说代表作。《偷渡的人》写沙皇俄国统治下，革命者经历的一次机智勇敢的斗争和紧张的历险；《潜水艇员》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，一艘反击德国人的俄国潜艇的惊险的航行和海员们的革命活动；《海上的女人》围绕一个年轻女船员的喜剧性的恋爱风波，反映当时苏联海员的日常生活；它以前曾改编为同名电影。

目 次

偷渡的人.....	1
潜水艇员.....	56
海上的女人.....	188
译者后记	325

偷 渡 的 人

这是一家肮脏的小餐馆，贫民区里所特有的场所之一。天花板熏得黑黢黢的。糊墙纸一片片挂垂着。墙上东一处、西一处，挂着几张廉价的印画。在一个角落里，一架针杆破损的老式自鸣钟，沉闷地滴搭滴搭响着。一些车夫、小贩和工人，坐在桌子旁，在茶碟里响声地呷着热茶，喝着伏特加，狼吞虎咽地吃着便宜的快餐。那个肥胖的秃头酒保，身穿条纹洋布衬衫和油腻腻的外套，瞌睡懵懂地坐在酒吧间里，一双胳膊搁在柜台上。

屋里闷不通风，只闻到一股子冲鼻的炸洋葱、腐败的食物和伏特加的气味。空中浮着一团团香烟的烟圈。大家有气没劲，有一句没一句地扯谈着，而且谈的尽些陈言老套。偶尔，有人会顺口粗卤地、无意思地咒骂上一声。人们的脑袋里空空洞洞，没有思想，没有欲望，好象一切事情，都早就考虑过，反复谈过上千次了。生活，就象那架针杆破损的自鸣钟在走动一样，毫无意思。

空气阴郁沉闷，令人厌烦。

我坐在角落里一张桌上，和另一张桌子挨得很近。面

前放着半瓶啤酒。我已经这样地坐了约莫有两个钟头，我心里只转着一个念头——怎么样离开这个城市。

在这儿，我再也就不下去了。我的几个同志都已被捕，警察在到处搜寻我。几星期来，我想方设法地躲避他们，象一只被追逐的野兽似的，在城里东逃西窜。我不敢使用我的老护照，但又搞不到新的护照。我没有地方住，只好在天和地之间流浪。的确，我还有几个认识的人，我可以到他们那儿去避一避，但是他们都不愿担这种风险的。有的甚至于认都不会认我啦。因此我不得不在还没造好的房子里或者一座桥底下过夜；有时候，我在大街上蹑跼着挨过一夜。我累得要命。我差不多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看作是密探。

我一定得上别的地方去，好好地休息一阵，重新判断一下我所处的环境。

伤脑筋的是，我口袋里已只剩下六个卢布。一想到今天夜里我又不得不在街上东逛西荡，冷得哆嗦，胆战心惊，这实在叫人难受。再说，我的钱也没多久可用了。

那我怎么办呐？

我突然消沉沮丧起来。我不能够再这样过下去了；这等于是用一根烂绳子把自己挂荡在悬崖绝壁上，绳子随时会断掉，叫你一命呜呼的。

两个刚走进店来的汉子，岔开了我的沉思郁想。他们在我旁边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，喊了两瓶伏特加和红肠炸蛋。

我有意没意地注视着他们。

其中一个，年纪约莫二十八岁，肌肉发达，长得一副中等以上的身材。一个圆圆的大脑袋，结实地安在一条短短的脖子上。硬邦邦的金头发，乱蓬蓬的。他那张典型的俄国人的阔脸上，长着一把凌乱的胡子。脸上有一种干重活的人的特征。不过，他那双灰眼睛，看去却愉快而沉着。他讲话的声音，深沉有力，仿佛带着一股海上的潮湿气。

他的同伴，恰好相反，是个矮矮的小个子，一举一动都显出一种驯良温顺的脾性。

第一个人在杯中斟满伏特加，然后，和蔼地笑笑，拍拍他伙伴的背脊。

“喂，老兄，喝吧！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痛痛快快地喝俄国酒了。一个星期后，格里沙，我们就要尝尝英国的威士忌啦。”

“好呀！一帆风顺！”格里沙说。

从他们后来的谈话中，我知道他们是两个海员，是一艘商轮上的火夫。我听着他们谈下去。

天哪，他们明天就要向伦敦开航了！

要求他们把我带到英国去怎么样？

我把头转开了一会，生怕我的脸色泄露出我内心的激动。

被追逐得精疲力尽的我，在俄国已再没有什么作了。要是这两个人能帮我的忙，那我就可离开这个国家。我要到国外去，看看世界上别的民族是怎么过活的。

我幻想起茫茫的大海，我的面前现出了一幅图画——

这幅画虽然奇奇怪怪，模模糊糊，但仍然引人入胜，充满情趣。

我怎么跟他们搭讪呢？怎么样把话谈起来？

“小心点，这可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事呵！”——我心上突地掠过了这个警戒的想头。

“哦，不！”——来了第二个想头。“我自个儿就是个水手，我懂得怎样跟我的同行谈话。决死以赴——就这样吧。”

“是船上来的吗，伙计？”我问。

“是啊，”大的那一个回答说。他的名字，我后来知道，叫特罗费莫夫。

“是火头军吧，我猜想，地狱里的魔鬼^①？”

“给你猜着啦。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是一只漂流船，没有舵，没有罗盘。是一只随风摆布的、在人生的大海里东浮西荡的船。偶尔漂到了这里。歇上一会儿，然后又在暗礁中间转来绕去地航行，一直到沉入海底为止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你也是个水手？”格里沙说，打断了我的话。

“说对啦！在海军里干了他妈的七个年头。给海水泡得骨头都咸了。就是叫我在地下躲上几百年，也不会腐烂呢。”

特罗费莫夫仔细地瞧瞧我。然后，好象一个预审员似

① 锅炉房在船的最下层，水手们谑称它为“地狱”；因而船上的火夫亦被谑比为地狱里烧火的魔鬼。

的，问我以前在哪儿航行，在船上干的什么。我用一大套海员用语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。

“原来如此，你还是我们的一个老水手呢，”他最后嘻嘻笑着说。“这样的话，请坐到我们桌上来，一块儿喝吧。”

我们大家一口喝干了杯中的伏特加。

我看出，这两位青年人已经对我有了好感。我就开门见山地问一问吧，他们能不能带乘客。

特罗费莫夫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思。

“喂，伙计，——顺便问一声，你贵姓？”他眯着眼睛，放低声音说。

“他们惯常都叫我德米特里。”

“唔，喂，德米特里，——你说你现在处境很困难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哪还会假！”

他谨慎地向四周看了一下，小声地打着耳嗑子说：

“是政治犯？情况很严重吗？”

“是的，可能会受绞刑，”我简洁地回答说。

特罗费莫夫的脸色显得很激动。一双手在桌子上不安定地挪动着。他现在同情地看着我。格里沙吓得脸色惨白。

“你愿意充当行李吗？”特罗费莫夫说。

我懂他的意思。

“我是说，充当一个偷渡的人。给安置在一个隐蔽的地方。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

我感觉到，好象一道明亮的希望之光，穿过绝望的乌云，突然照射到我的灵魂上，使我立刻打起了精神。我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，没有去拥抱他。

“要多少钱？”

“哦，什么钱也不要你的。你只消为伙伴们买上一瓶蹩脚的杜松子酒和半打腌青鱼，随身带了去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再给他们三个卢布，这就得了。八点钟光景，到船上来吧。”

我当场同意了。

“但愿这事别让叶尔朔夫闻到了风声，”格里沙说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，有人会来破坏我们的计划吗？但是特罗费莫夫说：

“哦，用不着担心他，老兄。这个笨蛋挺容易对付的。今天轮到 he 上岸去了，不到十一点钟，他不会回到船上来的。”

我问他们叶尔朔夫是谁。

“我们的一个运煤工人，”特罗费莫夫解释道。“生来就是个告密者。船长的第三只耳朵。船长也是一个下流坯！一条地道的鲨鱼。要是他看你不惯的话，那你就倒楣了。他会一口把你吞了，那家伙。他弄死一个人不当一回事，——要是有什么的话，那就是，这样干使他感到很快活。他就是这一路货色。不过你不用担心。我们会把你藏起来的。”

我们又东拉西扯了一会，然后，在告诉了我如何到那艘轮船上去之后，两个火夫走了。

半个钟头后，我也追随着他们走了去。

二

是四月里了，但是天气还冷凛刺骨。刮着猛烈的风。电线在单调地嗡嗡响。天空变得阴晦暗淡，萧瑟瑟，沉甸甸，低低地压在地面上。断云层迅驶疾飞而过，天晓得是奔往哪儿去的。

苍茫的暮色，给城市裹上了一件灰色外套。一些石砌建筑物，畏畏缩缩的，似乎挤得更紧了。一切东西都显得荒凉冷落，除了几个孤独的警察，耸着两个肩膀沉沉欲睡、一动不动地站在巡岗上之外，见不到一个活人。

我却精神抖擞，兴致勃勃。

我为火夫们买来了一瓶伏特加和几条青鱼，两脚生风、急急忙忙赶去。我选了最偏僻的小巷走，手里拿着个酒瓶，故意让别人看看，心里暗暗笑着我的追逐者。

要是你们抓得到我，那就请便吧！

我经过了一个大广场。

我突然想起了不久以前的一些事情。三年前，我曾经站在这个广场上。当时有几千个人在这里聚会。旗子骄傲地飘扬着。在这儿，广场中央，几个演说的人站在一个翻转过来的、当作讲台的大木桶上，发表扣人心弦的演说。群情激昂。唱起了一首雄壮有力的歌。这是一首从疲惫的胸膛里发出来的歌，从痛苦的、破碎的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

歌，好象给拦闸了几百年后被放出来的一股急流，它立刻淹没了这个广场。

而现在呢？……我们干出了点什么名堂？……过去的事给今天留下了什么啊？

不过，还是把这种阴郁的想头丢开了吧！我往前走，新的希望激动着我。

最后，我来到了港口。海路通航到现在只不过两个星期。海面上还随处残留着一块块大浮冰。轮船和驳船成一列地泊在石砌的码头边。有几艘船上，灯火通明。船桅在水面上投着长长的影子。人们正在起劲地工作。有的人背着一包包一篓篓的货物，压得弯着身子，在急匆匆地来来去去奔走。空中响彻着码头工人的叫喊声，绞盘的卡搭声，轮船汽笛尖锐的鸣喊声，铁器的铿锵声和木头的砰撞声。

我很快就找到了我要找的那艘轮船。它泊在码头边，正在呼呼地喷烟。看它的模样，以前是艘很神气的船，曾经经历过许多次暴风雨。我奇怪，碰到暴风时，它现在怎么还应付得了。

它也在上货。

一个警察！不过他眼睛看着水面上，那儿两个驳船夫正在不知为什么争吵。

我来到了甲板上。我往前向水手仓走去，推开了门。

“请进！”特罗费莫夫欢迎我道。“这儿没有外人。”

我把吃食和钱放在桌子上，跟几个火夫握了手。他们一共四人，看去都是正正派派的小伙子。

“说实话，我有点儿担心，怕你路上来时不要给逮住

了，”特罗费莫夫笑着说。

“哪里话！我是一口气赶了来的。”

我们大伙儿立刻在那张大桌子旁边坐下来。火夫们都兴高采烈。他们一边自个儿喝酒，一边慷慨地劝我喝。由于心里高兴，我喝了两杯，我肚子很饿，咂着嘴巴，把所有的青鱼吃了个一干二净。大家谈天说地，插科打诨。

又有一个火夫走了进来。这人生着一张阴郁的脸，身材瘦长，肩膀露骨，胸膛凹陷。他跟特罗费莫夫和另外几个火夫打了一会耳嗑子。

“他出多少钱？”一个火夫问。

“八个卢布。”

又悄莫声儿地谈了一会后，特罗费莫夫转向其余的火夫，征求他们的意见。

“喂，伙计们，还有一个人要当行李。已经跟彼特洛夫商谈过了。一个年轻小伙子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哦，好吧，一不做二不休，”一个人说。

“我也这样想。我们就带他吧。他还可以跟德米特里做个伴儿呢。”

就这样谈定了：等把我在船里藏好后，新乘客过一会就来。

我们喝完伏特加，吃完了小菜，火夫们去干活了，他们告诫我，叫我待在老地方，一直等到他们回来。

我没有等上多久。过了几分钟，特罗费莫夫就回来了。

“到时间了！”

他给了我一套肮脏的火夫装，叫我穿上了，用一条黑

靛靛的破裤子在我脸上擦了擦。然后他递给我一面镜子。

“瞧我把你弄得怎么样啦，——才活象一个火夫呐。”
的确，就是我的亲娘也认不得我啦。

“向后转，快步走！”他笑着命令道。

我们走到外面上甲板上。我最后一次向周遭看了一下。

天上没有一颗星。一片乌抹漆黑，除了闪烁的灯光之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风吹得绳索呼呼响，眼看就要刮大风啦。在陆地环绕的海港的滔滔水面上，只听见一片翻腾的喧嚣声，海水好象因为受着禁锢，失去了自由和辽阔的空间而在愤然发怒。一阵浪子打在甲板上，刺得脸上好痛。现在码头边的人稀少点了。有几艘船上，装载工作已经停止，但我们的轮船上，大家还在干活，在它的巨大的胃囊里，填塞各种各样的船货。

“快点跟上来，”特罗费莫夫警告我说。

我们下了梯子，到了“下界”，在一条狭窄的过道上站了一会，看看在汽锅室里是不是一切都没问题。那里热得很。几盏油灯发着朦胧的微光，刚够照亮汽锅上量水表的针盘。铁锤、撬棍、铁桶和“火头军”的别的一些零碎家伙，散了一地。几个人在值班。格里沙也在那儿，他正在火炉口上煤，弯俯着身躯，头和脚差不多并在一起。有一个人在铲堆煤渣。

我们又往前走了几步，然后在两个汽锅中间停住了。我们脚下面，有一块铁的铺板。特罗费莫夫弯下身去，拉起了一扇活板门。在船底和铺板中间，有一个小间。

“进去吧。”他对我说，指指那个黑压压的洞。“等一会，也许我们可以把你换到别的地方去。”

当我爬下洞去时，火夫们笑着说：

“到下面地狱里去吧。你这个作恶多端的罪人！”

“不会耽得很久，——许许多多乞丐都在为我祷告，”我笑着答道。

活板门喀哪一声关上了。里面伸手不见五指。这简直是个洞。底里尽是泥泞的污水。头上只有这么一点儿空隙。我几乎不能坐直身子，不得不躺下去。我摸摸墙壁，粘搭搭的。这儿有一股潮气和铁锈气。不过我并没有气馁。我越觉得安全，我对生活也就越发热爱；我已准备好去迎受在前面等待着我的任何磨炼。

我躺在那儿，心里想着：人的命运有时候往往是凭偶然的机会决定的。要是我不上那家小餐馆去，或者没有坐在那张桌子旁，那我将怎么样呢？而现在我可已经走上脱险之路啦。

想想我眼前的处境，是相当有趣的事。

“嘿，你这个旧秩序的破坏者和新生活的创造者。所以，你就得上这儿来……”我自言自语着。

上面那扇板给拉开了，有个人往洞里爬了进来。

“这是你的伴儿，德米特里，”我听到特罗费莫夫的声音。“别说话。他们会听到的。”

“好哇，”我的旅伴用一种青年人的尖脆的嗓音替我回答了一声。

我们两人都一声不响。他看不见我，我看不见他，

过了十分钟，那块板又给拉开了。这一次只从洞口伸进一只拿着个包儿的手来。我又听到了特罗费莫夫的声音。

“拿去，德米特里。这是你和瓦夏吃的一点腌牛肉、面包和一罐水。再见！明天见。我们要在你们头顶铲上三吨光景的煤，——这样可以安全点。好，但愿你们运气好！”

“谢谢，老兄！”我只来得及说了这么一句，铁板已砰的一声关上了。

我把那个包儿放在一边，小心地不让水晃出来。

我很想吸支烟，——这样，顺便也可以让我在亮光里看看我们的住处和我的同伴，——但真该死，我把我的火柴留在火夫们那儿了。瓦夏没有火柴，——他不吸烟。我心里暗暗骂着自己的粗心大意。

为了消磨时间，我决定打一个盹。我翻过身来仰躺着，把两手枕在头下，把脚浸在仓水里。我只好这样安置我的身体。

头顶，那块板上，长筒靴在沉重地踩踏着，听得见火夫们的谈话声。我的思想渐渐模糊起来，混淆起来，我呼呼入睡了。

三

我在一片乌抹漆黑中醒了过来。头顶上轱隆隆响着，好象许多硬泥块落在一只棺材盖上。我一时间忘了身在何处，觉得自己仿佛是在一个坟墓里，给人活埋了。身上立